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9/PV.78  
30 November 1984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第七十八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4年11月29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维克托·格贝霍先生（加纳）  
（副主席）

一 纳米比亚问题〔29〕：

- (a)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 (A/39/24)
- (b)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39/23 (Part V), A/AC.109/781, 782 和 784)
- (c) 秘书长的报告 (A/39/508, A/39/582)
- (d)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39/675)
- (e) 决议草案 (A/39/24 (Part II), 第一章)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 DC 2-750室）。

上午10点50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29

纳米比亚问题：

- (a)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39/23, 第5部分), A/A.C. 109/781, 782和784);
- (b)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 (A/39/24);
- (c) 秘书长的报告 (A/39/508, A/39/582);
- (d)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39/675);
- (e) 决议草案 (A/39/24, Part II 第一节)。

主席：我建议，报名发言在今天下午5点截止。我是否可以认为，无人反对这一建议？

就这样决定。

我请求希望参加辩论的代表尽快在发言者名单上签上名字。

现在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主席柯克先生发言，他将介绍该理事会的报告。

柯克先生（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主席）：我非常荣幸和自豪的祝贺卢萨卡先生担任本届大会的主席。我以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主席的身份向他表示祝贺。他是该理事会的主席，他忠心耿耿，杰出和熟练的主持了理事会的工作，使得理事会在履行其职责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我们还要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深切的赞赏。作为联合国的行政首长，他表示出了卓越的领导者品质，确保最有效和迅速的履行本组织对纳米比亚独立所承担的义务。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回顾一下您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上的发言。在那次会议

上，卢萨卡先生说：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仍然相信，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为取得独立进行了英勇卓越的斗争，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再支持，必将很快取得胜利。”

主席先生，两年过去了，由于南非继续违反所有联合国关于停止南非在纳米比亚非法活动的决议，您在讲话中提出的这些铁一般的原则仍然没有得到执行，您所表达的希望仍然没有实现。实际上，大会本届会议标志着纳米比亚问题被列入国际议程已经整整三十九年了。在这些年月中，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多次作出基本决定，维护纳米比亚人民取得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这些决定提醒人们注意南非继续在纳米比亚非法存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但是这些决定仍然没有得到执行。

南非及其贸易伙伴无视这些决议，继续无情的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这种掠夺将最终严重的影响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的经济发展。目前，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正在猖狂的声称对沃尔维斯湾以及其它一些岛屿——纳米比亚领土的整体部分拥有主权，企图破坏纳米比亚民族和领土的完整和统一。

南非把许多土著纳米比亚人赶出家园，强迫他们居住在领土内最贫瘠的地方，试图使得纳米比亚领土班图斯坦化。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畅行无阻。比勒陀利亚政权在该领土内加剧进行军事活动，强化对人民的侵略政策，一再试图消灭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南非越来越频繁的滥杀滥捕人民，不加审讯予以拘留，企图扼杀纳米比亚人民和其他为自决和独立而战的自由战士们的合法愿望。实际上，仅仅在几个月以前，安全理事会不得不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南非最高法院判处非洲国民大会成员本杰明·马洛斯·马拉塞拉死刑的问题。

今年6月，南非政权逮捕了37名西南非民组成员和支持者，其中包括一些著名人士。当时，他们聚集在温得和克以北八里地的多布拉天主教神学院，庆祝54名囚犯5月份从马林塔尔监狱获释。6年前，即1978年，在南非对卡桑戈难民营的袭击中，这54个人被监禁。

据报道，1984年8月，所谓南非自卫军特种部队对纳米比亚北部地区的平民百姓犯下许多暴行，它们装扮成西南非民组的自由战士，扫荡了卡旺戈西部的一个小村庄，杀害了许多平民百姓，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对于所有热爱自由的文明国家来说，南非对纳米比亚人民犯下的这些罪行实在是令人发指。

与南非为邻的国家同样遭到该政权残酷的武装入侵。在今年一年中，安全理事会不得不根据安哥拉请求，召开一次会议，以扭转安哥拉南部地区日益恶化的军事局势，因为南非军事部队和安哥拉部队在离纳米比亚边界200公里的地区展开激战。

1981年，由于南非的顽固，在日内瓦举行的执行前会谈陷入瘫痪。从那时以来，南非政权一再试图僭越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在纳米比亚强行推行内部解决。该政权坚持把纳米比亚的独立和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联系起来，这理所当然地被纳米比亚理事会认为是使其非法统治该领土永久化的又一企图。

报界对最近南非和安哥拉讨论古巴从安哥拉撤军的问题有许许多多的猜测。新闻报道还大量谈到现在正在作出的旨在打破目前纳米比亚独立会谈中的僵局的其它外交努力。纳米比亚理事会欢迎这些讨论和努力，但是理事会仍然坚信，合理公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办法应该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构架中进行。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纳米比亚独立之前的合法管理当局不遗余力履行大会第2248(S-V)号决议委托给它的职责。我们对纳米比亚问题的关切完全体现在今年来我们组织的各种座谈会和讨论会。这些行动的目标是让人们了解到纳米比亚事业，并且引起国际社会注意南非继续非法占领这块领土的内在危险。

在进行这些活动和方案的过程中，理事会得到会员国坚决支持和声援的大力鼓舞。这些国家及其国内的一些组织对有效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表现出真诚的意愿。从今年以来理事会组织的各种座谈会和讨论会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与会者承

认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是这块领土独立之前的合法管理当局，绝对支持理事会的各种活动，并且呼吁理事会进一步作出努力实现纳米比亚人民的独立。

今年5月21日至25日理事会在泰国曼谷举行了特别全体会议，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并且强调指出，地方当局、工会、宗教团体、学术机构、新闻媒介、声援运动、其它非政府间组织、以及男女各人应该采取行动动员政府和舆论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进行解放斗争，同时抵制同纳米比亚的占领当局之间的各种形式的勾结。理事会赞扬所有坚定不移地支持纳米比亚事业的人，并且敦促他们协调一致进一步加强努力。

我希望重申，纳米比亚理事会深深感激所有参加我们各种集会的人，我希望，他们将利用对他们各自国家政府的影响来促进理事会的目的和目标。理事会深信，正是这种影响使国际上施加压力，因此1984年3月1日恩丁博·托沃·亚·托沃先生被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监禁16年之后终于得以释放。

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大会能够理解为什么理事会强烈希望我即将提交的报告得到大会的压倒多数的支持和赞成。

第一个文件（A/39/24第一部分）包括报告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节。这三节涉及理事会作为联合国一个决策机构和作为纳米比亚合法管理当局的工作、理事会的组织和决定、以及成员国同南非之间的接触。

第二个文件（A/39/24第二部分是报告的第二部分，涉及理事会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并且谈到这些决议草案所涉的资金问题。

同近年来一样，理事会再次向大会提交五项决议草案。

题为“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而产生的纳米比亚局势”的决议草案的A节考虑到以前向大会建议和由大会通过的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这一节草案强烈谴责南非继续对纳米比亚领土进行殖民主义统治，并且呼吁采取统一行动抵制企图破坏联合国对纳米比亚非殖民化的主要责任的所有花招。

几年来，纳米比亚理事会一致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7章对南非进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便保证全部停止所有政府、公司、机构和个人同这一政权合作的活动。题为“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决议草案B节再度重申这个呼吁。

决议草案C节涉及“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工作方案”。题为“传播新闻和动员国际舆论支援纳米比亚”的决议草案D节设想一个广泛的活动方案，以便加强国际活动支援纳米比亚事业。题为“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的决议草案E节注意到理事会的职责，即制定援助纳米比亚人民的政策和协调联合国系统的专门机构、其它组织和机构所提供的援助，理事会赞赏这些机构所提供的援助，并且敦促它们同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进行紧密合作，加强其活动方案。

总的说来，这些决议同往年的决议一样呼吁国际社会不遗余力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正义斗争，支持理事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为促进纳米比亚的独立而采取的所有措施。

在我们同种族主义政权就其从纳米比亚撤出非法占领军的最初谈判阶段中，我们决议也许措词温和。近年来，在决议中我们态度坚决，这是我们对南非继续反对联合国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所有努力的自然反应。我们的强烈呼吁符合我们工作的多样化以及我们对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不断增加的承诺和义务。

我希望，理事会在这些决议中所采取的主动行动将会得到赞成。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报告员，阿德哈姆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提出这一关于纳米比亚委员会的报告（A/39/23第5部分），并发言如下：

阿德哈姆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报告员：我有幸向大会介绍特委会报告中关于纳米比亚问题1984年工作的这一章节。这一章节载于文件A/39/112（第5部分）。

涉及议程项目 29 的报告是根据 1983 年 12 月 7 日大会关于宣言执行情况  
的第 38/54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2 段提出的，根据这一决议大会要求特委会

“继续采取适当方式，在所有尚未获得独立的领土上立即全面执行大会第 1514  
(XV) 号决议，特别是：

制决根除殖民主义现存表现形式的具体建议……。”

为继续完成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上述任务，特委会考虑了大会有关的各项决议，  
特别是三十九届会议关于这一问题的第 38/36 号决议，以及安理会和联合国纳米  
比亚理事会的有关决定。

从报告中可以看到，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代表的  
积极参加下，特委会去年再一次详细地审议了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事态发展。

正如目前报告第 15 段中所反应出的，特委会在一项决定中极为关切地注意到  
纳米比亚的危险形势。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是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继续非法占  
领该土，继续违抗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决定，阴谋把新殖民主义制度强加给纳米  
比亚人民，并且通过傀儡性的政治集团使国内解决合法化。因此，南非种族隔离政  
权必须对严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形势负责。

由于南非一意孤行，顽固采取拖延战术，阻挠安理会第 435(1978)号决议的  
迅速执行，在纳米比亚大规模集结军队，并且一再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武装侵略，  
委员会认为，联合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重申它对纳米比亚负有法律责任，  
并且采取紧急步骤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完全忠实遵守联合国的决定，以便使纳米比  
亚人民不再拖延地行使自决和独立权利。

特委会再次重申联合国对纳米比亚负有直接责任的同时，谴责南非继续占领该  
领土，野蛮镇压纳米比亚人民，顽固违反人权，以及它破坏纳米比亚团结和领土完  
整的行径。

特委会重申，纳米比亚人民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以建立一个统一  
的纳米比亚，纳米比亚人民采取所有手段反对南非占领的斗争是合法的。

特委会反对并谴责南非旨在扶植一个傀儡政权造成纳米比亚假独立的阴谋或旨在维持对纳米比亚殖民统治的任何其他骗人的制宪手腕和政治脆计。特委会谴责南非最近绕过联合国计划，通过所谓多党会议，促进国内解决的阴谋。种族主义政权在决定建立所谓的政务院以便起草一部“宪法”之后玩弄这一脆计，再一次清楚的证明，比勒陀利亚政权根本不打算遵守联合国计划的精神和文字，相反，确企图通过建立从属于自我利益的傀儡政治机构，巩固对纳米比亚的统治。特委会在宣布为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所有的非法行为均属无效的同时，呼吁所有国家不承认并且拒绝与南非在无视安理会和大会有关决议情况下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的任何法律实体进行合作。

委员会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进行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强迫纳米比亚人民服兵役，强行招募和训练纳米比亚人作为部落军队，利用雇佣军加强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且参加对独立的非洲国家的进攻，非法利用纳米比亚领土对非洲独立国家进行侵略并且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同时委员会呼吁所有国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招募、训练和运送到纳米比亚服役的雇佣军。委员会进一步谴责某些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与南非继续进行的军事、经济和情报合作。因此委员会要求立即停止这种合作。特委会谴责和反对美国政府奉行的所谓建设性参与的政策，因为它使种族隔离政权有恃无恐进一步加强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镇压，并且使对前线国家的侵略升级。这种政策还鼓励了南非政权继续违抗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无视联合国的决议和决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采取顽固不化的立场，委员会建议安理会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扩大第418(1977)号决议，以便使该决议更加有效和全面。

委员会重申，载于安理会第435(1976)号决议中的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是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唯一可接受的基础，同时重申有必要不加修改，不加限制或不附带先决条件的立即执行该决议，重申有必要根据安理会第305(1976)和435



(1978)号决议，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毫无拖延地在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纳米比亚全国举行选举。委员会反对南非及其盟友把纳米比亚问题说成与实际情况完全不同的问题的阴谋，而实际情况是在违反《宪章》宗旨和目标以及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决定的情况下进行殖民统治。纳米比亚问题一向并且仍然是一个非殖化问题，因而应当根据《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条款和其他有关的联合国决议加以解决。

因此，任何企图把纳米比亚问题说成是东西方对峙或把纳米比亚问题同其他外部考虑联系起来都是公然无视国际社会，这点已经反映在联合国所采取的立场之中，并只能进一步拖延纳米比亚独立。它拒绝了美国和南非在纳米比亚独立和其他任何外部无关紧要的问题联系起来，尤其是同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军的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回顾了大会和安理会拒绝接受这种联系，并清楚的强调，顽固坚持这样做只能破坏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进程和构成对安哥拉内部事务的干涉。该委员会要求那些做出这种联系的国家立即放弃这种为国际社会所不能接受而又憎恶的政策。

此外，该委员会谴责南非和其他外国经济利益集团，它们继续剥削和掠夺该土地上的人力和自然资源，无视《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1号法令》；该委员会要求立即停止这种剥削。本委员会重申了纳米比亚的所有自然资源是纳米比亚人民不可侵犯和争夺的继承财产，委员会谴责了南非非法剥削这些资源的行径，其中包括南非非法延伸邻海、在纳米比亚海岸外宣布经济区和其非法掠夺该领土的海洋资源。

最后，特别委员会建议，安理会应对非法占领政权旨在破坏纳米比亚人民合法斗争的拖延伎俩和欺骗鬼计采取决定性行动，并建议安理会鉴于南非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而对国际社会的要求做出积极反映，立即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对南非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

我代表特别委员会将此报告提请大会给予严肃的重视。

主席：下面我请《关于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局势》特别委员会主席塞拉利昂的科罗马先生发言。

科罗马先生（塞拉利昂）（关于《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独立宣言局势》特别委员会主席）：我非常满意地看到赞比亚一位杰出而称职的代表卢萨卡大使主持本届大会。他的当选是对他的国家应有的赞扬，赞比亚政府和人民是站在为平等、自由和公正斗争以及同野蛮腐朽的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前列的。赞比亚人民为促进和支持这一斗争所负出的牺牲鼓舞着我们大家。他当选主席同时还雄辩地说明了他作为外交家、献身于自由与公正的政治战士的优秀品质。

我同样非常满意的看到戈波厚大使主持审议这一重要问题。我曾在纽约作为一个朋友和同事同您一道工作，曾赏识过您显著的领导才能，我坚信您主持审议工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在大会开始注意纳米比亚这一最为顽固的问题时，国际社会为使在纳米比亚实现真正独立而做出的努力继续遭到南非少数政权顽固的抵制，这是极为令人不安的。大会做出宣布纳米比亚为其管辖范围内的国际领土的历史决定几乎18年之后，南非是唯一仍然拒绝接受这一决定合法性的国家，无视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南非继续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是剥夺了纳米比亚人民自决权利，是继续违反和无视联合国的权威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所有这些因素使得这一问题成为本组织几乎40年来议事日程上一个旷日持久的议题。

此外，少数政权为了延长其非法占领该领土和剥夺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最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而继续使用武力和政治伎俩。

不断施用拖延伎俩已经足以证明南非是不会自愿允许实现纳米比亚人民希望获得真正独立与解放的合法愿望，这点我们是知道的。正相反，南非狡猾的利用国际社会的努力，寻求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在傀儡政权统治下的假独立，以维持其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我们都看到南非的拖延战术和欺诈手法，它一方面拖延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既成事实，包括最近企图以通过所谓多党会议实现内部解决来破坏联合国计划。

我一年前在联合国大会论坛发言时指出，纳米比亚仍然没有和平过渡到大多数人统治的局势完全是由于南非种族主义占领政权的顽固态度所致。同时，我强调了国际社会实行所有可能措施的义务，使南非遵守安理会决定，结束其对该国际领土的非法占领。

一年以后，尽管国际社会继续做出了努力，纳米比亚局势仍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在这段时间里，联合国有关组织和机构做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动，继续为找到一个国际上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而努力。在国际、区域和国家范围内举行了会议、讨论会和座谈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刚刚清楚地指明，理事会在全年都广泛地审议了该问题的各个方面。24国特别委员会也在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范围内也认真而仔细的审查了纳米比亚局势，并在今年8月通过的决定中重申了为把纳米比亚人民从100年来的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基本原则和准则。

既然我的同事和朋友、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员阿德哈米先生已经详细地介绍了这个决定，我就不再进一步解释了；我也不想详谈在这些讲坛上通过的决定、宣言或结论，因为在坐的都对此非常熟悉了。我只想强调，南部非洲的危机局势完全产生于比勒陀利亚非法占领当局试图通过侵略、破坏、政治和经济统治的行为控制整个地区的非人道的和罪恶的阴谋诡计。南非继续疯狂地试图恫吓在其边境以外的反对者，并且扼杀和挫败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内部的反对者。

通过它称之为“一连串的卫星国”的扩张主义计划，南非继续肆无忌惮地谋求并维持对其邻国的经济和政治征服，并控制邻国的政策和发展。不断的军事入侵行为和公开的与秘密的政治和经济强盗行径对邻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破坏，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已经是爆炸性的局势。

今天，在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同时，比勒陀利亚的头子们在过去3年中一直占领着安哥拉南部，并拒绝从那儿撤出。在这种背景下，特别委员会再次重申自己

的呼吁，要求：首先，立即贯彻《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措施；第二，加强对纳米比亚人民和他们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援助；第三，向南部非洲发展合作会议的会员国政府提供尽可能大的援助，帮助它们促进区域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并减少它们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经济依赖。我代表特别委员会重申我们坚定的希望，这些呼吁将能够得到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组织的积极响应。

我们国际社会的成员有解决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问题的手段。现在需要我们做的就是表现出自己的意愿，正面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坚持我们应该走的路——支持命运掌握在我们手中的人民，如果我们在对压迫者施加全面的和有效的压力时犹豫不决，我们就背叛了这些人民的事业。

最后，我代表特别委员会感谢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完成自己的使命时所作的重要工作。理事会在纳米比亚独立以前作为合法的管理当局的作用是极端重要的。在纳米比亚人民斗争的目前阶段，所有会员国必须与理事会进行最大限度的合作，以便使理事会更加有效地继续行使自己的职责。

主席先生，我相信，在你的领导和指导下，在你的技巧、智慧和外交才干的保证下，本大会的工作将进一步促进结束纳米比亚的现状。我们特别委员会相信，纳米比亚独立是不可避免的。

昂格尔先生（喀麦隆）：非洲集团主席：纳米比亚问题已经在大会讨论了40多年了。这一问题引起了非洲受害人民的大声疾呼，激起了全世界仍然相信尊严的崇高价值的人民的愤怒，表明了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原则面临的来自南非腐败的政权的威胁和藐视的范围，这种藐视嘲弄了我们建立一个新世界的集体努力，而这种努力是使后代免受战祸所必须的。

在这些年中，我们已经发表了无数的演讲和宣言，在我们中间肯求、呼吁、威胁并争论，我们到国际法院要求裁决，要求发表一些很显然的判决；一些国家宽容南非政权，即便该政权的行为违反了这些国家所尊敬的法律传统和道德价值。一

些国家提出了一些与南非关系中的理论和概念，声称这指出了改善南部非洲局势的道路。如果说这些有任何效果的话，那就是它们进行了文不对题的辩论，为种族主义政权争得了时间，并鼓励了该政权。他们肯定没有做到的是改变我们大陆最南端的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和狂妄态度。

我们极其赞赏地听取了刚才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理主席和其他各位主席的发言。两天前的晚上，我们有幸听取了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德斯蒙特·图图主教的发言，也听取了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有关发言。所有这些都强调了这样的一个真理，局势不仅没有改进反而恶化了——事实上，这一局势是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政权蓄意制造的。辩论中关于种族隔离的发言同样适合于纳米比亚问题。

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第20次最高级会议本月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举行。非洲领导人回顾了纳米比亚的局势，重申“不仅是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主要责任”而且是

“纳米比亚的独立，都不能被当作解决问题的人质，这些正在明显地破坏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进程”。

明年，我们将庆祝联合国组织成立40周年。但是，我们在庆祝的时候不能让失败超过我们的成就。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并不是一个需要进行演说和通过毫无效果的决议的学术问题。这一问题就是要决定一个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民是否能够生存。对于整个非洲大陆来说，这个问题嘲弄了自决原则，威胁了整个地区，将带来不可避免的军备竞赛，从而不仅对经济发展，而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现在，我们应动员起联合国的集体力量，以便尽早消除在纳米比亚存在的非法和不道德的帝国主义的令人憎恶的状况。联合国体制内负责安全的机构是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的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至今已有6年了；这一决议至今未能得到执行，如果我们要想保持自己在历史面前的信誉的话，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就不能对此孰视无睹。

南非已经背叛了将西南非洲的殖民领土交给南非托管的那一代人，那一代人要求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根据国际社会表明理想来对西南非洲进行管理，这一托管的任务已经逐步由南非发展成目前的这种状况。南非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以无耻和欺骗的手法将根据具体的授权获得的领土加以并吞，这是非法的和不道德的。

向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也同样被委托在非洲以及在我自己的国家喀麦隆负起类似的责任。这些国家根据文明行为准则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使历史能够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向前迈进。

安全理事会的所有理事国都已被证明是有能力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因此才委托它们担负起永久的责任。现在，安全理事会的所有理事国都应该义不容辞地以责任感采取必要的行动。这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不能取代第385(1976)号决议，更不能取代第435(1978)号决议。协议不断增多并不构成问题；构成问题的是占领军和种族主义政权的所作所为。

正是由于联合国组织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无能为力进一步促使南非政权表现出傲慢和欺诈的态度——这种无能为力表现在每年一度通过仅仅表示谴责的决议，试图以此来使事态平息，面对着巨大的邪恶而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度。

对那些纳米比亚问题给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祸害的直接受害者来说，目前最好和最适当的解决方法就是每个国家都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提供物质资源，以便立即消除我们这一时代最具有爆炸性的局势之一。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记住，为了争取自己祖国生存的人民的的精神是永远不会——

永远不会一一被摧毁的，甚至丧失理智的种族主义者研制核武器以及不顾其目前的法律敢于使用这些核武器都不可能摧毁这些人民的精神。我们向我们的纳米比亚兄弟姐妹们表示敬意，他们在他们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英明领导下正在进行英勇的斗争。历史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不管非洲大陆的斗争将要持续多久，将要负出怎样的代价，这场斗争终将取得胜利。

战争总是地狱，但那些为了实现其崇高的理想，追求自由和公正而在这种“地狱”中失去生命的人不会白白死去。这样失去自己的生命是为了一种基本自由而献身，即能够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从《联合国宪章》所规定和维护的价值这一更大的角度来看，今天的自由战士是《联合国宪章》的最好的捍卫者，是持久和平的伟大的缔造者。我们可以通过消除举行武装斗争的必要性来使这些自由战士的工作容易一些。今天，由于一些掌握着能够造成变化的力量的重要国家表现出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自由战士们面前的道路是漆黑和孤独的。然而，这是历史的伟大的人们所必须要付出的一部分代价。从长远角度获得的胜利是最实际的报酬。

南非政权明目张胆地开一些荒谬和危险的政治玩笑，为了打掉这个日暮途穷的政权的狂妄野心，我们要说，这一政权的末日即将来临了。用以侵略的资源本来可以更好地用于发展和和平。最恶的是知错不改，坚持错误，进行那种淘气的宪法把戏是不可能带来持久安乐和解决方法的。有一些人建议在它们以南非政府的关系中实行的制度是难以实施的，在这些人表示支持而似乎存在的光荣之中包含了末日。

国家的兴衰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进程适用于表现出傲慢的态度，拒绝变革的人，这些人拒绝以公正与和平的价值意识来使用权利，那么它们就必将失去这种权力。

最后，我们再次呼吁世界领导人的良知，呼吁他们放弃向南非的穷途末落的种族主义政权妥协的作法，联合起来制定一项具体的计划，以便根除妨碍着纳米比亚

人民享受自由和平权利的残酷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最坏形式。

对于那些对妨碍进步的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破坏仍然存有幻想的人，我们要请他们听一听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听一听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领导西南非人民组织所提供的有关他们的经历的详细情况。我们不应从种族主义者罪犯那里去了解情况，指望他们会从内部进行改革；我们必须从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从在进行抵抗的男女老幼，从惨遭杀害的爱国者的家人和证人那里去了解在纳米比亚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们很有兴趣地注意到安哥拉的何塞·爱杜瓦多·多斯·桑托斯总统就促使南非军队从纳米比亚撤出而向联合国秘书长所写的信件。我们真诚希望南非军队能够真正从纳米比亚撤出。但是，这一问题不应不适当地同涉及到安哥拉的安全有关的问题联系起来。真正的问题是纳米比亚的独立和自由。我们决不应脱离这一事实。纳米比亚一旦获得自由，它就可以帮助在该地区建立持久的国际和平的事业。

主席：根据联合国大会于1976年12月20日通过的31/152号决议，我现在请西南非人民组织的安迪姆巴·托依沃·加·托依沃先生发言。

托沃·拉托沃先生（西南非人民组织）：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在第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今年2月以前，我从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在联合国发言，虽然我知道在过去多年中，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中我的同事曾有机会在联大和其它联合国机构表达受压迫、但正起来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的要求。

然而，我认为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使我能亲自向联大各成员转达我们的人民、人民的军事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人民组织以及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们的热情问候和良好祝愿。1984年，我们人民反殖英勇斗争已进入了第100年。我们的人民把自己看成是受联合国保护的人民。多年来，他们一贯这样认为。因此，我们的人民希望我告诉联大，他们听厌了反复的承诺和动人的言词。这些承诺和言词迄今毫无意义，种族主义南非继续藐视联合国的权威，在我国，今天到处都是野蛮侵略和国家恐怖主义的暴行。



在斗争的这一关键阶段，我们的人民期望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不是更多的空话，而是具体、有意义的行动，以执行已经通过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和决定，特别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强制性措施，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放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控制。

在全世界向我们英雄的人民100年的反对殖民占领和外国剥削的英勇斗争致敬的时候，我们愿敦促我们的朋友和支持者，再接再厉，增加对我们运动具体的物质、财政、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使我们有能力加强斗争，从我国的种族主义占领者手中夺回自由。我们的爱国斗争是合法、正义的。我们期待主持正义、热爱和平的人们不懈努力，保证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反革命在我们的祖国迅速灭亡。

我过去的18年是在种族隔离政权的种族主义监狱中度过的，其中16个宝贵的年头是在臭名昭著的罗本岛中度过的。今天我已出狱，并高兴地来到这里。但悲惨的是，我的国家依然没有自由。1966年，为了反对我国的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分子对我们人民每天进行的殖民压迫和耻辱，我的同胞和我被监禁起来。我们是政治犯。我们唯一的罪行就是我们坚决要求自由，要使我们的人民再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从我们被捕的1966年到我们被带上种族主义法庭的1968年，我们都接受了我们所处的严峻现实。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中有些将死去，其他人将被长期监禁。

开普敦完全由白人组成的议会（博塔及其走狗现在正企图通过被大多数南非人所拒绝的假宪法改革，给这一议会戴上一个多种族的假面具）在1976年匆忙通过又一条残酷法律，后来被称为“恐怖主义法”。这一法律完全是为了对付被捕的西南非人民组织的自由战士一案的。这一压迫性法律在几天中就被通过，其效期追溯到1962年，目的就是要给我们定罪。

审判本身是完全不公正的，是对我们大家的一次严重折磨。我们经历了种族上不容异己的极端表现。事实上，我们在种族隔离的地牢中连续数月遭受某种形

式的折磨，包括长时间的孤独监禁，企图迫使我们签署所谓的招供，承认对我们的运动所捏造的罪行。

在非法法庭审判结束时，种族主义法庭完全根据用酷刑和纳粹式的审讯从我们口中掏出的声明、遭受同样酷刑和威吓的见证人的“证明”以及那些经过洗脑，为了主子的愿望重复对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恶意攻击的傀儡首脑和头人们的谎言，对我们判了罪。

我们30人中，22人被判无期徒刑，3人（包括我）判20年苦役，2人被判5年，3人被判3年徒刑，缓期执行。在1968年2月9日宣判前，我在被告席上作了一篇发言。自从我被释放后，我高兴地从西南非人民组织的同志们和无数善意的人们那里得知，1968年我以西南非人民组织的名义，代表我被指控的同志们——事实上是代表整个纳米比亚被压迫的人民——在比勒陀利亚讲的话，在全世界产生了某些持久影响，促进和激起了世界公众舆论对我们的事业的支持，以及仍在进行的要求释放所有南非和纳米比亚政治犯的运动。

远离我们出生的故土，在比勒陀利亚那关键的一天，我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作为爱国者的品格和对事业的忠诚正受到考验。指控和折磨我们的人，一心想知道我们是否会脱离西南非人民组织，放弃武装斗争，背叛我们的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的力量来自我们的前辈多年长期反殖民族抵抗的传统。

我们在法庭中等待宣判时压在我们身上的沉重压力丝毫没能动摇我们人民不屈的精神。在整个审判中，这种精神一直支持着我们。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纳米比亚英雄的儿女、决心解放他们祖国的西南非人民组织的军事机构——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的勇气和忠诚。我还知道，不论布尔人在所谓的审判中如何企图把我们同我们的人民和世界隔开，主持正义、热爱和平的人们将继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

考虑到这一切，我说：

“我们是纳米比亚人，不是南非人。我们现在不、将来也不会承认你们统治我们的权利，剥夺我们的发言权并为我们制订法律，把我们国家当作是你们的财产，象主人一样指使我们。我们一直认为南非是我们国家的入侵者。我们一直这样认为，现在仍然这样认为。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对着这次考验的。”

然后我觉得有必要提醒指责我的人，提醒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事，以揭露谎言和虚伪。我说：

“天那，你竟然觉得要称我是懦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纳粹主义的黑云压在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变得明显时，我冒着生命危险保卫这两个国家，身穿军装，佩戴桔色的带子。但当需要为保卫人民而战的时候，你们国家的某些人却来破坏自己的国家。我自愿面对德国人的子弹，作为西南非和共和国军事设施的卫兵，准备为反对他们的破坏而做出牺牲。今天，他们是我们的主人，被认为是英雄，而我却被称为是懦夫。”

他们与纳粹同流合污，是破坏分子，而里根在1981年当选总统后不久就错误地称他们为美国的战争时期的盟国和朋友，拒绝放弃他们。

现在，我比在囚禁时更强烈地感到，我们已为捍卫我国人民的自由和国家的独立而拿起了武器，我为此感到自豪。

在结束发言时，我满怀信心地宣布，我是一个忠诚的纳米比亚人，不会向敌人出卖我的人民。我敢说，我已经决定帮助进行武装斗争的西南非解放组织的战士，我们这个运动是在1966年8月26日开始武装斗争的。考虑到军事力量的加强以及为政治目的广泛使用殖民军队和警察，我们认为明显的是，这场斗争将是漫长和艰苦的。但我的同事和我相信，我国人民将展开那场斗争，不管代价如何。

我坚信，自由的代价越来越高，就是说，认为自己是个男子汉的爱国者必须准

备为他的人民和国家而牺牲。

我在这里已经提到的我的同胞和我受害的情况，决不是在过去100年中一系列殖民政权在纳米比亚强加给我国人民的残酷、漫长和有系统的屠杀、暴力和镇压的全部。作为领导人和战士，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因此，我认为，我知道和我一起获释的同胞也同样认为，尽管我们多年被关在种族主义监牢的铁窗里，如果我国没有自由，我们的释放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不过重新加入了集中营当中更多的受苦受难的群众，这个集中营就是整个纳米比亚。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依靠庞大的十万名占领军、警察和其他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傀儡分子，以及外国维护统治的利益，非法地占领了纳米比亚。

当我们要再次保证对西南非组织的忠诚时，我们是坚决不可动摇的。我们为理想而拿起了武器，履行我们国家完全解放事业的义务。我知道，这就是我国人民和整个运动对我们的期待。我们信仰坚定，不怕牺牲。

我愿借此机会，诚挚地感谢联合国和在过去18年中领导联合国工作的秘书长，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所有人，他们的献身精神和艰苦努力促成了我们的释放。我借这机会告诉大家，我认为，我们的释放是国际团结和大力要求释放所有纳米比亚和南非政治犯运动的一个胜利。我恳请大家加强这一合作和运动，直至在种族隔离的南非的种族隔离监狱的所有政治犯、以及被占领的纳米比亚的所有政治犯无条件获释。我愿再次强调，所有被俘的自由战士都应享有战俘的待遇。

同样，我再次向国际社会呼吁，向西南非人民组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使刚被释放的人能够重新安家落户。

毋庸赘述，纳米比亚人民相信联合国所代表的理想。我们捍卫《宪章》和《普遍人权宣言》的原则。它们是一个公正的世界秩序的希望，是所有各地被压迫和殖民地人民的彻底解放、正义和进步的希望。我们参加联合国的工作，不仅使我们有机会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外交地位，还加强了我们的斗争的合法性，使我们今

天能够得到世界所有大陆的日益扩大和加深的支持。

然而，必须指出，联合国的某些会员国一直在破坏纳米比亚的独立。主要西方国家更关心它们对世界原料资源的直接控制以及不受阻碍的攫取利润，它们一直破坏纳米比亚独立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它们把自己的威望和资源赌在了种族主义政权身上，它们今天无疑是在南非本身血腥镇压、永久非法的占领纳米比亚和在纳米比亚的殖民镇压的愚蠢的勾结者。它们头脑简单，贪婪矿藏而不要人权。

早在1958年，实际上还在那以前，我就曾向联合国投书请愿。

现在从八十年代的角度看，也许这听起来奇怪，但当时在五十年代，我们甚至都不要行使自决权，更不用说要求独立了。我们本来会满足于在联合国监督下的托管地位。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正如我们今天痛恨种族隔离制度一样，我们当时也痛恨这一制度。我们要把布尔人和他们可憎的种族隔离制度统统从我们国家赶出。只有这一条道路可走。

然而，我得承认，我们起初对联合国的看法，以及对联合国把我们从种族主义者手中拯救出来的能力的看法相当天真和不现实。我们显然没有充分理解各会员国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也不懂得与种族隔离南非关系密切的国家和支持争取自由与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人民愿望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当时联合国的力量均衡和势力均衡也不同于今天，而是有利于西方。因此，南非没有完全孤立，而是受到鼓舞任意加强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

1958年，我给联合国送去一封录在磁带上的信件，磁带藏在史蒂文森小说《金银岛》的书页中。在这封信中，正如在其他信件中一样，我敦促联合国表现出勇气，谴责种族主义南非完全没有尽力促进纳米比亚人民的物质、道德与社会福利和政治发展，没有使他们本着“神圣信任”的精神获得独立。不仅是种族主义占领者被叛了这种“神圣信任”，一些西方大国也出于自私自利与种族隔离结盟，因而背叛了这种信任。这是众所周知的，与当前的局势一样令人遗憾。我国很多同胞也向联合国发出了请愿书，因为我们不允许出国宣传纳米比亚人民的困境。

现在在这儿发言，我国人民正在在贴着耳朵收听半导体收音机，希望我在这个大会上的讲话会掀起愤怒的情绪，促使国际社会采取具体措施，保证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决议。

在过去十八年中，非核化领域内风起云涌。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们相信纳米比亚会比南部非洲邻国提前实现自由，而这些邻国现在都成为了独立的国家，纳米比亚倒成了两个尚未自由的殖民主义堡垒之一。在另一方面看，并不是失去了所有的希望。纳米比亚爱国人士面临强大敌人，与最强大的种族主义南非军事机器展开了一场长期艰苦的斗争。世界上发生的变化有利于斗争的加强。解放势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积极变化作出了贡献。

自从释放以来，我在非洲、欧洲和美国的旅行中，特别是根据我在联合国认识的一些乐意帮忙的朋友的观点，认识到很多人对我们的事业抱有善意，支持我们，与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团结一致。

很长时间以来，联合国在我梦里萦迴，是希望的灯塔，能够解决世界问题，创造使我国人民实现自治政府和国家主权的条件。现在它再也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了。

我观察联合国有一段时间了。自从三十九届联大开始以来我就听取了大会的发言。现在，鉴于不同代表团对当前紧急问题采取了不同立场，我对联合国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情。我看到一些国家为了政治权宜之计或出于赤裸裸的贪婪继续大言不惭地解脱自己，为他们长期与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勾结辩解，以维持这一地区的现状。但从另一方面看，一些国家重申保证支持和援助我们，毫不犹豫地站在我们的斗争一方，使我们大为感动。

此外，我也看到一些联合国机构和秘书处的部门作出了不懈努力，促进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讨论利用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援助和发展项目与方案，以及我国人民直接受益的专门机构方案。我们对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感激，并敦促所有这些机构继续努力。

今年3月，我在你们伟大国家的首都卢萨卡第一次与你会面，但我敢说，自从你1973年当选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以来，我就认识到你杰出的领导才干。理事会取得了许多成就，它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密切合作，继续进一步努力促进我国人民的利益，这是令人鼓舞和值得赞扬的。

对你当选三十九届联大主席，我特别高兴地向你表达热烈的致意和良好的祝愿。我最真诚地祝贺你，你是英明杰出的政治家，是致力于非洲彻底非殖化、根除种族隔离和消除人剥削人制度的同志，你在这方面是最杰出的。因此，当我说我对我第一次在您主持的大会发言感到荣幸时，你一定能够理解。

我极为认真地听取了你在1984年9月18日发表的就职演讲。我认为，这是一个杰作，充满了勇气、同情心和想象力。对种族主义南非的罪恶种族隔离制度毋须支支吾吾，闪烁其词。你正确地指出，种族隔离是

“一项凶恶政策，不可避免地使执行这一政策的人民和国家堕落。种族隔离不仅剥夺了非洲人的基本尊严；它也是在南非强加完全不能接受的白人少数政权的一个工具。”（A/39/PV.1·第17段）只要种族主义布尔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竖起耳朵听一下，这段话非常具有说服力。

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多年来各国代表团在此动了不少脑筋，花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发出不断的要求，它们对该国的非法占领者和那些公然把纳米比亚的独立与完全节外生枝的问题相联系的人所进行的谴责是及时的和直接的。我们非常遗憾，美国行政当局目前已经彻底地与非法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结成联盟，使纳米比亚的独立成为帝国主义的地区性和战略性的利益的牺牲品，而不顾我们人民被迫忍受不该受到的苦难。

主席先生，我谨表示希望——我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人民要求我再此发言——联合国在您的主持下，将长时间地和努力地研究纳米比亚的严重形势。人们将明白，联合国正被置于次要地位，种族主义者及其华盛顿的盟友随时

都可以制定出阴险的计划，绕过联合国，以有利于在纳米比亚内部所作的安排。因此，必须清醒地估价联合国在使纳米比亚非殖民化过程当中所起的作用。需要作出的是重新加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以及纳米比亚委员会官员所起的政治作用，以此来集中在联合国系统内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仅仅罗列出南非政权的罪刑和蔑视行为是不够的。我们已经对那些情况习以为常。最紧急要作的是，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变那里的局势，这种局势正在不断造成更普遍的暴力及生命与财产的损失。

安全理事会必须尽快召开会议，以便消除南非独立问题上的所有障碍，应加速实施435(1978)号决议。秘书长需要得到所有成员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鼓励和支持，并与南非进行合作，执行与在书架上放置了6年落满了灰尘的联合国的计划。

我们衷心地感谢并赞扬秘书长所作出的加速纳米比亚独立的不懈努力。我们看到了他遇到的困难，但是，我们也了解他个人的承诺，在履行其重大的义务方面，这是关键的因素。

整个联合国现在应该指出，“够了”，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条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和强制性制裁，对其进行有效的和和平的严厉谴责。

我刚刚听取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执行主席土耳其大使乔斯昆·基尔贾阁下的重要发言，他也作了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并在其中提出了建议，我们也听取了特别委员会主席赛拉利昂大使科罗马阁下24日作的关于特别委员会的活动的的重要发言，也听取了特别报告员介绍的该委员会的报告中所载的关于纳米比亚的章节。另外我们听取了非洲国家集团主席的发言，表示了该集团对我们事业的支持。

主席先生，我愿通过您呼吁大会充分支持这些发言中所载的建议，并确保通过所有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草案——这是联合国响应我国人民的期望所能作的最起码的事情。

每次在召开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主要会议的时候，我们都听到了要求忍耐和耐心的呼声，听到了重复的空洞的言词，还听到了解决问题就在眼前，已取得了进展



等等言论。最近我们再一次听到了那些一向名誉不佳的国家所发出的言论。实际上就纳米比亚而言，任何进展都没有取得。完全是陷于僵局。纳米比亚问题在一系列问题的名单表上被那些自诩的政客们放到了最后，而这些政客篡夺了联合国为纳米比亚独立进程所承担的义务。换言之，在外交战线上，说到谈判和直接对话已作出停火安排的时候，这些人全都表示沉默。不采取行动，也没有进展，剩下的只是一些文字游戏，这只能对比勒陀利亚有利，与此同时，这个种族主义政权正力图为另一项既成事实创造新的条件，准备单方面宣布纳米比亚独立。

南非已经多次表明缺乏作出坚定的承诺放弃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的政治意愿。种族隔离政权在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长期以来是对整个国际社会表现出的推卸责任、蔑视和彻底的好战态度。

例如，联合国秘书长为了保证在西南非洲组织和南非之间就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并开始停火方面取得一致意见于1981年召开了关于纳米比亚的执行前会议，但是，正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破坏了这个会议。

今年在赞比亚的卢萨卡和佛得角的明德卢召开了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两次相似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表蓄意在会议召开之前制造混乱并最终破坏独立会谈。这表明了，对我们国家的非法占领者毫无通过谈判寻求纳米比亚的解决方案的意愿。斗争仍将必然是长期的和残酷的。

在纳米比亚，南非组织了国家恐怖主义，扩大了暴力镇压，并且在有增无已地扩充军力。纳米比亚人成了每日疯狂残杀、警察的野蛮行为、酷刑、逮捕和监禁的牺牲者。总之纳米比亚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拘禁非洲人的纳粹式的集中营。多年来整个国家完全受到军事管制，这些军事法正得到一系列的令人厌恶的非法行动的加强。这些非法行为是南非的殖民主义统治者、所谓的行政总管每日强加于我们人民头上的，以达到他们的政治要求的目的。

另外，尽管我们人民和国际社会持续有力地反对其罪恶政策，而占领政权却仍然试图建立傀儡政治机构，以准备在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之外进行内部解决。博塔政权一意识到其反革命计划和傀儡多党会议的地方卖国贼不断受到纳米比亚爱国者的反对，就暴露了真正的面目，最近开始在国外大张旗鼓地进行阴险的鼓动运动，以使人们了解这些人物。然而，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将认清这些阴谋并加以反对。

我们感到有责任再次谴责里根政权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建立所谓联络办公室，这直接违反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违背纳米比亚受压迫人民所表示的反对情绪。美国政府通过在纳米比亚的无理存在，正给占领政权以合法性，更危险的是它正在慢慢地、但却肯定地卷入我国的殖民冲突。美国必须滚出纳米比亚。

种族主义侵略者给别人造成创伤之后又加之与侮辱，它不仅仍然顽固地坚持与美国政权合作和臭名昭著的关系先决条件——因而给我们的自由带来了主要的障碍——而且最近还决定强行征招17—55岁之间的纳米比亚男性，让他们在殖民占领军中服役，以达到让兄弟之间残杀而使这一冲突纳米比亚化的罪恶和危险目的。

那些非常小的野蛮部队正在忙于拼凑一条连接纳米比亚、戈巴比斯地区、奥乔和吕德里茨的三道铁路线。这一破坏性行动明显是非法的，因为种族主义南非非法占领了纳米比亚，它的所有与该领土有关的行动都是非法的。比勒陀利亚除了在纳米比亚挑起平民和种族冲突之外，已经开始以零星的方式破坏该国的基本建设设施，以便为使独立的纳米比亚政府陷入依赖和屈从地位作准备。另外还存在着外债迅速增长的问题，比勒陀利亚不断以纳米比亚的名义积累外债，希望把这一沉重的负担留给纳米比亚来处理。独立的纳米比亚政府肯定不会对这些债务负任何责任。当然，对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对我们人民劳力的剥削正在全面增长，这只是有利了种族主义分子、它们的西方盟国和跨国公司。

我们要求那些总是谈判纳米比亚问题上的进展和突破的人拿出具体证据来证明

他们的宣称。对我们来讲，局势已每况愈下。实际上，我们正在面临一个严重局势，这一局势正在由于种族主义分子最近的行动而加重。联合国必须防患于未然，对这一局势紧急和决定性地作出反响。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以严肃的态度敦促联合国和进步人类加倍努力，以帮助我们解放纳米比亚。

在这一共同斗争中有一种分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比以往更决心进一步加强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对我们来说没有其它的方法。我们接受了作为我们自己的解放者的责任。

同样，已对纳米比亚担负起直接责任的联合国，特别是纳米比亚独立之前合法的管理当局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必须真正起来应负对我国的殖民压迫、非法占领和军事侵略所造成的挑战。最主要的挑战是种族主义南非的一贯无理和撒谎。我们的集体决心必须要大于这一挑战，以便取得纳米比亚独立的崇高目标。在这一目标得到充分实现之前，我们没有动摇、犹豫或不知所为的余地。

在广泛的国际范围内，我们深受鼓舞地看到，非洲统一组织——它又以明确的方向和得到加强的信念而重新出现——就南部非洲发表了重要的原则声明，并通过了有关纳米比亚的强硬决议，我提请大会对此加以注意。在这点上，我希望提到影响安哥拉和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地区的最近势态发展。

随着包括在1984年11月26日第S/16838号文件中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爱德华多·多斯·桑多斯阁下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件的散发，所有关于安哥拉在目前谈判中的立场的疑惑和误解都被消除了。安哥拉政府对安哥拉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立场得到重申。同时，安哥拉又一次表明了寻找解决我们地区问题、包括迅速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温和办法的灵活性和政治意愿。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支持安哥拉的立场，并将继续尽一切力量进一步加强其本身、MPLA—工人党和安哥拉兄弟人民之间的合作。另外，现

在还散发着一个作为对安哥拉建设性建议的回答的种族主义南非的反对信件。

不结盟运动也重申其继续增加所有形式的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和援助的保证。在欢迎这一原则性的声援表示——对此我们非常感谢——的同时，我们怀念起该运动的主席、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对我们的斗争所做的持久贡献。

无疑，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一贯给予并继续给予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大规模的全面援助，使我们能够使斗争发展到现阶段。

另外，我们非洲荣幸地得到了特别来自北欧国家、荷兰和其它西方友好国家的慷慨和宝贵的人道主义援助。我们相信，这一有意义的合作将继续下去，甚至在纳米比亚独立之后也将继续下去。

我们很多非政府组织的朋友和支持者、以及支持我们的个人，多年来一直在斗争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他们花费的时间、精力和创造性活动融会在一起，加强了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接触和合作。

所有这些政府、议会、组织和人民在这一持久和艰苦的斗争中与我们一直站在一起。我们相信，他们会一如既往，继续坚定和慷慨地援助我们。

最后我的责任就是在这个讲坛上重新表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毫不动摇地、同志般地声援和支持西撒哈拉人民在波利萨里奥阵线及其政府，撒哈拉维阿拉伯民主共和国领导下进行的英勇斗争；声援和支持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他们必须得到支持直至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声援和支持波多黎各和其它社会主义先锋党；声援和支持在南非非洲国民大会领导下的南非解放运动。我们同情英勇的南非人民每天遭受的苦难。我们反对共同敌人——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共同斗争的历史、地理和条件把我们的命运连系在一起。

同时，尽管比勒陀利亚和华盛顿接成了神圣同盟，但是最终胜利一定会很快到来，斗争正在继续，胜利是必定无疑的。

葛洛勃先生（南斯拉夫）：明年将有两个重要的周年纪念，一个是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另一个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二十五周年纪念。回顾联合国的活动，就会看到一个突出的成就，这就是在联合国领导下的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独立和自由的风暴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地图，改变了联合国会员国的组成和联合国本身。联合国在非殖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是这一世界组织历史中最光辉的篇章。

展望未来和联合国未来的活动，在完成非殖化的紧迫进程中，还有许多正义的要求需要满足。这些要求的根据就是，联合国一直是在殖民统治下的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最坚强的堡垒。联合国应当继续成为这样一个堡垒。

纳米比亚人民仍然被剥夺了自由、独立和自决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南非政权的殖民占领、恐怖和剥削仍在继续，给人民造成无穷苦难。这一非法的占领政权继续逮捕和屠杀纳米比亚爱国者、战士、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者。由于使用各种形式的压力和威胁，纳米比亚公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有很多人现在正生活在邻国的难民营中。

非法的占领政权肆意违反纳米比亚人权。南非正在纳米比亚推行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它对国际社会根除种族隔离的要求置若罔闻。而且，它正在把这一制度推行到边境以外的地区。

为了削弱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南非企图分裂这一斗争并且实行班图斯坦化。南非不遗余力地企图延长对纳米比亚的占领和统治。它还企图在纳米比亚建立傀儡的政治机构，例如象所谓的多党会议。国际社会正确地谴责了这些和其它所谓的国内解决办法，称它们为强加给纳米比亚的新殖民主义解决办法的阴谋。

最近强制性地征募纳米比亚人参加占领军是破坏解放斗争和使纳米比亚人民陷入一场自相残杀的战斗的又一企图。

南非和跨国公司对于南非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残酷剥削仍在继续。这公然违反了纳米比亚人民自由处置自己的自然和经济潜力的权利，是与联合国的决定，特别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第一号指令背道而驰的。

所有这些阻碍纳米比亚人民解放斗争的企图都没有成功，也不会成功。一百年来，纳米比亚人民在英勇地进行反对殖民占领的斗争。这一百年是苦难深重、作出牺牲的一百年，但也是坚信自由不会永远仅仅是一个梦想的一百年。有了这一信念，纳米比亚人民永远不会屈膝投降，他们的斗争也是镇压不了的。

多年来，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和真正的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一直在不畏艰险地领导着争取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斗争。西南非人民组织正在领导着人民，为人民作斗争，它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的组织。

最能获得国际社会支持的莫过于为争取独立和自决而战的决心了。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尊重和支持。西南非人民组织参加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并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一个成员都表明了这种支持。西南非人民组织在战场上进行着一场英勇的斗争，在政治舞台上也充分表现出政治家风度，并且在与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有关的所有问题上都一贯地给予联合国以充分的合作。

我们很高兴在这个会议厅里见到西南非人民组织的秘书长、托依沃·贾·托依沃先生。在南非专门监禁独立和自由战士的狱中之狱里被关押了16年之后，他又一次与西南非人民组织的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一道领导自己的运动和自己的人民进行战斗。此时此刻回忆一下托依沃·贾·托依沃先生获释之后所说的几句话可能是适当的：“虽然我已被释放，但在我的人民和祖国自由之前，我还没有自由。”

纳米比亚的局势威胁着该地区、整个非洲和非洲以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延长占领和对纳米比亚以及前线国家继续采取侵略行动带来了非区域因素增加其干涉的危险。

关于有必要紧迫和无条件地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这一问题已经多次达成了最广泛的协商一致。这一立场在安理会通过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时表现最为明显，这一计划后来为联合国大会所确认。

尽管如此，南非无视国际社会的意愿，拒绝执行这些决定，努力防止或最少推迟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南非通过坚持把纳米比亚的独立与外国军队在安哥拉的存在联系起来阻碍了联合国计划的执行。建立这一联系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否认纳米比亚人民的自由，延长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继续剥削其人力和自然资源。

联合国应该开始采取坚定的行动，并且履行自己对纳米比亚的直接职责。所有会员国应该最坚定地作出努力，在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基础上迅速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这个计划是和平解决的唯一基础。应该刻不容缓地执行联合国的计划。

然而，对联合国计划的支持似乎还不够。事实证明，所得到的支持还不足以执行这个计划。应该下定决心利用其它有助于纳米比亚独立的方法。

安全理事会在执行联合国计划方面具有中心作用。这个机构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及时进行干预，扫除所有障碍，并且努力采取各种措施。

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履行自己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的职责的时候应该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

我们认为，必须继续向南非施加压力，并且不同这个政权进行任何接触或合作。这意味着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进行强制性制裁，这种制裁除了武器禁运之外还包括立即停止同非南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科学以及体育合作。

此外，我们有义务向纳米比亚人民及其解放运动西南非人民组织提供有效的政治、道义和物质援助和支持。他们的坚强决心和目标决定国际社会有义务提供这种支持。

在最近在纽约举行的会议上，参加第三十九届大会的不结盟国家部长和代表团团长们决定在明年4月份之前就纳米比亚问题举行一次不结盟协调局部长级特别会议。我们认为，这再一次表明不结盟国家声援和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英勇斗争。

国际社会也应该帮助其领土完整、安全和民族经济受到比勒陀利亚政权破坏的前线国家。

在目前的情况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活动变得更为重要，所有会员国对理事会活动的支持更加必不可少。主席先生，理事会一直在您作为赞比亚大使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理事会发起并且顺利地进行了许多活动，以便执行联合国计划，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西南非人民组织以及他们争取独立的合法斗争。主席先生，您的才干也为我们提供了明智的指导。

我们认为，理事会应该继续进行工作，加强国际上对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支持，以便保证得到政府和非政府间组织的帮助和援助。

然而，还要许多工作要做。应该进一步采取行动，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和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斗争，应该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保护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保证在纳米比亚被捕的自由战士的战俘地位，并且采取其它措施。

我们认为，也必须进一步支持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建国方案以及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这些机构正在执行各种各样必要的援助方案，援助纳米比亚人民，特别是在社会和教育方面。

纳米比亚领土上的外国、经济、金融和其它利益集团的活动直接阻碍纳米比亚的政治独立。正在探索和开采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所有国家、跨国公司和其它组织应该立即停止它们在这块领土上的活动，包括沃尔维斯湾、彭格温岛以及其它近海岛屿。在海上和陆地上非法开发这些资源明显违反第一号法令。



南斯拉夫这方面将继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斗争，直到最后纳米比亚获得自由和独立。根据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根据在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及其之后指导我们的理想和原则，南斯拉夫人民认为这种支持是我们的义务。

作为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南斯拉夫将继续对这一机构的工作作出充分的贡献。

我们认为，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的独立负有历史的职责。解决这个问题将结束纳米比亚人民的苦难，使他们能够在自由和独立中生活。这也将促进全面缓和紧张局势，并且促进国际关系的稳定。

下午 1 时会议结束